（讲书文稿为工作人员根据左东岭教授讲座视频整理）

刘尊举：

左老师，您在这样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出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有的著作像《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像《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是一版再版，还有像《中国诗歌通史》的明代卷，也是在学术界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那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机会下，给大家介绍您其中的一部著作它的构思、它的撰写，以及打磨、不断完善的这样一个过程，给我们一些在学术方法上的一些启迪呢？

左东岭：

其实任何一个对话和访谈呢，事先都要有设计。我也透个底，这也是事先设计的一个环节。设计这个环节我很忐忑，因为我在很多场所下，不愿意说这个问题。因为它有带货的嫌疑，所以我不太愿意带货。但是既然有这个环节，我还必须得听从安排。要说这个著作，其实每一部著作呢，它都有自己的特色。我是有这样一个观点：论文和著作没有可重复性。刚才我说我发表 150 余篇论文，没有一篇是相同的。我觉得只要有相同的论文，包括它的框架、观点、写法，可以不写。任何一个论文，都是面对一个全新的题目和视点，它的写法是不一样的。著作也是，每一部著作它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性，是面对着一个新的问题所做出的思考。如果是重复的，可以不写这部著作。所以呢，我老是把写论文和写著作、搞研究比喻成生孩子，生下的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他不会一样。就像栽树，每一棵树你去看一看都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活的集体。

如果说要有一点可以介绍的体会呢，我想还是从我的博士论文谈起。因为我 1995 年写完了博士论文，到去年第三版出版，一共经过了 30 年，再版了三次。你说这个论文好不好，我说这个好不好要由学界来评价，也不能以出版次数多少来评价。我自己的评价有两点：第一点，是我用尽了全力写出来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个问题，我都希望达到两个标准——第一，符合历史事实；第二，写出别人写不出的内容。这两个标准是矛盾的，但是必须统一起来。我要写的符合历史事实，既然符合历史事实，大家都写得符合，就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说我要写的和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有些历史事实别人忽视了，没有揭示出来。研究历史，必须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又要有创造性。那么写历史的创造性在哪呢？就是揭示出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个真实面貌，别人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史料的原因、方法的原因、立场的原因，他没有把这个真实的历史面貌揭示出来。我试图通过我的研究和写作把它揭示出来，达到这两个目标，我觉得我的这个研究才算是圆满。

所以后来得了“百优”以后，南开大学研究生院说请我回去做个讲座。我说坚决不讲。后来咱们学校让我讲，我讲过一次。因为我要在我服务的单位谋生，命令我讲，我就不能不讲。是因为什么不讲呢，我说当时我真的没想拿“百优”。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只有两个：第一个拿到学位，第二个写得我自己满意。我觉得没有很高远的这个理想，最后得“百优”纯属意外。你拿一个纯属意外的事去讲，真的是没什么太多的意思。我说第二点是指的什么呢，很多人比我写的优秀，是因为没有在这个期限内，比如说比我年龄大的、毕业早的，有很多优秀的学者，你能说你比他写的好吗？不是，是他没有赶上评这个。还有一个学校的原因，学校要推荐。那么有的写的很好，学校没有推荐他去参评，你能说他写的不好吗？所以这个东西啊，不宜抬得过高，我仅仅是认为我写得很用心而已。

第二点，这个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体会是——我这个研究讲究有切于身心。什么叫有切于身心呢？就是既要有意义，又要有意思。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研究一个对象的时候，人文学科，如果他对我自己的身心修养、思想没有提高和促进的话，我仅仅处理了一堆史料，我觉得那是不划算的。那是一个匠人，我不想当匠人。当我面对这个研究对象的时候，我要觉得他有意思。我研究他，对我自己的人生境界和思想的修养，要能够有所提升。我觉得这个研究的对象就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当时写李贽的这个对象的时候，首先它是一个难度极大的题目，从“五四”运动以来争议极大。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率真，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思想家，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我要写他的时候呢，其实对我自己的人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他的理论的核心是“诚”，也就是要真诚。他批判社会、批判假道学、批判所有的文坛现象，他都是用他的对立面“假”——假道学。所以在明代后期，对整个社会思想界进行批判的时候，我觉得没有第二个人能赶上李贽。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我研究一个对象从来不抬高他。我不认为李贽是一个一流的思想家。如果说一流的思想家：孔子、庄子、朱熹、王阳明，那是一流的思想家。李贽达不到那个思想高度，尤其是他思想的完整性、系统性达不到。因为我当时拿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学位，他是一个一流的批评家，这没有问题。李贽是中国历史文学批评史上一个一流的批评家，因为他的整个文学批评是传统的，贯穿经史子集。经部、子部、史部、集部都有，而且我们看他批评的人都是大家。比如他的《庄子解》、他的名著《道古录》，是对四书的研究；他的《庄子解》在子部，是对道家思想的研究；他研究集部，读《升庵集》、读《坡仙集》，一个是苏东坡的研究，一个是杨慎的研究。他都是拿一流的这些作者来批评的。同时兼顾《西厢记》《水浒传》这些一流的戏曲小说

的批评。他真的是一流的批评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得出了非常有深度的学术结论。

从这儿呢，我就可以谈这样一种体会，就是我要研究的时候啊，肯定得处理这个二三流作家的这个史料，但是对我感触最深的，我觉得还是这些经典作家和重要的有思想深度的人物。所以我在研究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部著作当中，我都会有几位这样的研究对象，对我的心灵、对我的思想造成了深深的这种震撼。比如说庄子、朱熹、倪瓒，比如说刘基这样的研究对象，对我的人生，得到了极大的帮助和提升。它会让我自己跟随这些优秀的历史人物、优秀的思想家、优秀的文学家，提高自己，把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有立体感、更丰富。我觉得研究啊，人文学科的研究，有人说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学科、为了……都是，但是最好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充实自我。说一个研究的人研究了半天，你自己把自己研究成一个小人了，那你这个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你要变成一个内心充实的人，你要变成一个思想境界比较高尚的人。充实自我是研究的第一要义。充实完自我，才能够让别人相信你的研究成果是有价值的，对别人才能有帮助有提升，对国家、对民族才有贡献。我不相信一个和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人文学科的研究，会是一流的研究、会是一个好的研究。

现在提了说 “新文科”以后，文科还有存在的必要吗？那你说 AI 能使它充实起来吗？做不到。我们自己的研究，首先是要自己得到内心的充实，提升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是 AI 永远无法达到和体验的。中国人每个人内心都充实了，你说这个民族没希望吗？中国人每个人都变得计较，都变成小人，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人文学科的研究，首先在于充实自我、在于提升自我，然后再去感动别人，再去为国家做贡献。家国、个体是一体的，它不是外在于自己的。所以重提“新儒家”这个口号，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任何研究，最好的研究是有切于身心，就是对你的自我是有帮助的，这样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

回过头来想，李贽的研究，他为什么能够一直打动我？包括去年他再版的时候，我还是这样想。我每读到他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想到他的时候，我会有一种高山仰止，有向他学习的冲动。我每次研究王阳明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一生认识王阳明我真值得。我要不认识他，我肯定人生活得很扁平。有了王阳明的支撑，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活出了一定的这个立体感。所以啊，咱们不管研究大人物、小人物，我觉得，凡是能在历史上留下丰富文献、丰富作品的人，都基本上是优秀的人，还是应该向优秀的人学习是吧。所以，我们研究不是客观冰

冷的研究，而是充满温度的、充满思想深度的研究。我能讲的能感受到的就是这一点。好，谢谢！

刘尊举：

好，谢谢左老师。刚才左老师在讲到，就是受到李贽的、受到王阳明的影响的时候，大家听得很开心。其实我在听到这段的时候，在大家笑的时候，有点想哭。因为今年过年的时候，到左老师家里，我们师生两个人在聊天，我记得左老师谈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觉得这些年做这个研究，然后获得了一些成就、获得了一些地位，也获得了一些收入。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觉得在研究的过程中已经体会到了，这种非常饱满的思想、饱满的境界、非常高的境界，能够实现一种自我的生命的安顿、自我的充实，自己人生境界的提升，已经赚了。所以所获得的所有的这些地位、收入、名誉，觉得都是额外的，会觉得有这些当然很高兴，没有这些呢，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可以的。就这些话，好像对大部分人来讲，觉得好像在唱高调，其实我相信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如果在自己的研究中，真的是有切实的体会了，真的会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是可以把一些外在的东西忽略掉，至少是稍稍地把它放低一点的。那这时候我们的心胸，我们的生命真的就开阔了很多。就这一点，所以我是觉得，无论是我们在面对像李贽，像王阳明这样的历史上的伟人的时候，还是面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老师，我们有体会的、有境界的老师的时候，能体会到这一点，能面对这些人是我们的幸福。所以我刚才在听老师讲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就是觉得非常感动的这样一个感受，也不是虚言。

再一个额外的话，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 AI 替代我们的很多很多的工作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从事人文学、人文学科的学者，我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而且是第一消费者。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永远不是 AI 能替代的。它可能能够在我们生产人文产品的时候，能助我们一臂之力，但是它做不了消费者。我们读书的时候，读文的时候，所获得的那样一种美的感受，对一种生命境界的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它可以做大量的技术性的工作，它甚至可以帮我们写一篇分析的头头是道，看起来很深刻的文章。但是它做的只是一个信息的汇总、信息的梳理，它感受不到这种境界，这种生命的温暖、这种生命的力度。这个也是我想我们做人文学科，做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是大可不必顾虑的一个问题，我们恰恰有技术不能替代的东西。这些呢，也是刚才听老师在讲自己的学术的著述经验和体会的时候的一点感触，跟大家一起分享。